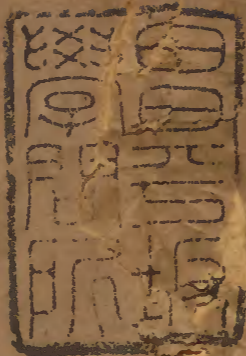


一  
統  
錄

上  
下



內 閣 文 庫		
二 卷 附	九 回 三 九	漢
一 四 二	冊	書
八 架	冊	號

理  
學  
全  
書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9439
冊 數	142	( 2 )
函 號	299	4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周公

淺草文庫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也篤仁孝多材藝有大勲勞食邑  
 七百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武王十一年東伐紂渡  
 孟津陳師牧野周公輔行作牧誓破殷誅紂大告武成武  
 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克殷二年武  
 王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乃自以為賓設三壇北面而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  
 文王令史策祝詞請以身代納冊於金縢誠守者勿敢言  
 翼日王有瘳又七年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抗  
 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成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既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誠之  
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  
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周  
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辟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  
繫以辭以承文考之志二年罪人斯得作鷓鴣之詩以貽  
王王猶未悟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冊  
祝請命之說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無穆卜昔公勤勞王  
家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

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  
熟當管蔡挾武庚而率淮夷以叛也公奉王命興師征伐  
作大誥討武庚誅之封微子於宋作賓王家以紹殷後致  
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平淮夷踐奄  
收殷餘民以定東土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王王命餽  
周公於東公既得命作嘉禾歸報成王東征凱還復相王  
免喪朝先王廟延訪羣臣諸侯畢會立制度成周禮之書  
作武樂頌量於天下越裳氏來朝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  
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  
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王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

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錫之七年成王長周公還政恐王之壯有所淫佚也乃作無逸令王知稼穡之艱難作立政令王知任用之專官作豳風令王知民俗之勤儉王朝步自周欲營居於維使太保召公相所居之宅以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為均命周公往營東都維邑卜得吉乃定鼎郊廓公欲退休明農王畱公治維而已歸鎬京又命遷殷頑民於維公傳王命以誥殷之多士勉其寧居故作多士

詳載周書詳叙官制以授成王王因而訓迪百官作周官公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及薨王讓公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之意賜

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云

周公居東東人作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

舄几几又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成王迎公東人詩曰九或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又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明堂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

也

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伊川先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先生

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何如龜山曰是也聖人固

知天理只為情切猶於此可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

金勝之事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

夔夔然存敬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

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

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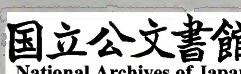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

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孔子曰必執事而後居之也然後可行焉官之法度  
 國之政教皆由是出也故至誠為之必以  
 每大德之可為者皆謂之可為也故至誠為之必以  
 又曰固言歸亦歸密氏固公戰用天賦黜黜之書  
 宋子曰固黜一書皆長於容實大小心中藏出  
 大德不歸其小德事畢上與合對吹長六六必不歸也  
 悲歎曰天官之難於辨也其大也猶可辨強貫賦對至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名徵在其先宋人也  
 宋自微子微仲六傳而至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  
 宋卿及孔父嘉別為公族以孔為姓又三傳至防叔畏華  
 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為鄆邑大夫初顏氏歸叔梁紇禱於尼丘有麟吐玉書  
 之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方三歲而叔梁  
 紇卒葬防山孔子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魯大夫孟  
 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



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粥於是以餽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歿若必師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年二十四母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遂合葬於防年二十七問官於鄉子二十九學鼓琴於師襄三十四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興也旣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與

邾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之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以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

使之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魯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及齊平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勢將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夾谷孔子相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公具左右司馬至會所獻酬禮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佯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佯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景公心忤麾而去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



司加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  
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  
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  
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  
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糠也用秕糠君辱棄禮名惡子  
盍圖之乃不果享於是齊侯歸三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  
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  
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

孫曰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  
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大治粥羔豚者弗飾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  
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犁鉏曰請沮之  
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  
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  
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正諫堂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石頃之或有譖者孔子恐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止之五日然後得去去之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見之於是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投其樹孔子微服過宋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簡子殺之丘聞之也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於不義尚知避之况丘乎乃還息陬鄉作槃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與孔子語仰視蜚雁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  
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  
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夷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比干夫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  
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  
子路出名子貢告如之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  
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  
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  
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大修而不  
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歡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乃得免旣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  
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先是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  
然嘆曰昔此山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言  
譚康子必召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其臣止之康子  
乃召冉求至具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  
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  
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四  
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易彖繫辭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最賢蚤死後惟魯參得傳孔子之道魯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吾是以傷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辭約而指博故吳楚自稱王而

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壬戌孔子病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卽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卽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寢病七日以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孔子年十九娶開官氏暮年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壑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

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又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

許多不得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顏路無繇之子也

母齊姜氏其先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狹於邾及夷甫

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為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為氏世

世仕魯為卿士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

回事孔子回天資明睿而將之以澁潛孔子告之克已復

禮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與言終日

默成如愚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又竭才不惰如此以故喟然之嘆於道為

獨親其問為邦也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是明以

道統錄 卷上 聖 五言堂  
帝王之治望之也孔子厄陳蔡仲由有愠言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對子曰勇哉子貢復對子曰辨哉顏淵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王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子貢對衛

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宗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淵家屢空然自得而樂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稱其庶乎言近道也其沒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喪予焉贊易於復繫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其信許若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之倫至才辨語及淵嗛嗛讓自以爲不如也蓋夫子之

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成以德行稱  
淵年二十九髮盡白娶宋戴氏生子歆卒年三十二葬魯  
城東防山之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故顏子亞聖

程子曰顏子去聖人只在毫髮間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聖人之德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之氣象吾曹心亦  
知之欲學聖人且學顏子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  
懿于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伊川曰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  
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不錯須是學顏子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個字



又曰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中微有些子非禮處也  
須淨盡截斷

又曰顏子幾於聖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  
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凍釋冰消故曰顏子  
大勇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父皙聖門  
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  
出年十六孔子在楚皙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  
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  
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  
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  
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遇明王之至德要道順  
天下約之孝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  
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仁以爲己狂焉夫子知其欲

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卽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衆而孔子獨遺後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妬嗜慾思耻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其諄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

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省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毋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毋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

辭歸問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  
里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  
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  
既沒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椎牛  
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  
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滂泣非  
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  
養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  
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  
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

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  
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  
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淡

程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  
多而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曾子易簣只是要以正死不慮死故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此是心卽理理卽心聲爲律

身為度也非淡造自得安能至此

朱子曰曾子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子之道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畧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又曰孔子只一個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個欠闕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自不曾知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孔子, 顏子, 曾子, 孟子, 剛勁, 脚跟底, 人定立不住, 或問曾子, 三省, 朱子曰, 此是他自見得, 身分上有個欠闕, 處却將三者日省之, 若今人欠闕處多, 却自不曾知得]*

與味洪三春日嘗之替今八次關歲多味自不曾吟詩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伯魚早卒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方幼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為不肖伋每思之是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受學於曾子曾子授以誠明之奧襄之以弘毅方其臣衛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至為師於魯繆公亟問亟餽以友士則不說君無人乎其側不能安也宛尼父仕止久速法語具孟子書子思居貧有餽之粟者而受獻尊

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  
受粟爲困乏也酒脯爲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  
也彼非爲介者也去之衛益貧緼袍而無裘田子方遺之  
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彼  
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彼  
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卒不受謂子上曰人有公侯之尊  
而富貴人衆不與焉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知足  
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之富貴甚易不取於  
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胡母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  
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爲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何爲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  
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爲材可將五百乘也  
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  
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  
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出言自  
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  
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  
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自  
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

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禮爲出母

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聞而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爲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無所失道爲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魯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亾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

又無所死亾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亾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亾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自曾子以弘毅立教晉楚之富藐如也傳于思以及孟軻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作六十二塋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殊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坊於此曾子



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氏接聖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子騶人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仇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術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輟旣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當戰國之衰以斯道自任高尚其志不往見諸侯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卽位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始自騶至梁見惠王首陳仁義稱王道斥言利惠王疑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客梁歲餘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有爲乃去梁適齊自處賓師不受祿齊宣王以爲客卿與王言皆務擴其善心格其非心因其所欲引之同民宣王雖數稱善然終溺於功利不能用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喪畢復如齊留齊十餘年致爲臣而歸三宿而後出晝嘆曰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蓋孟子遊列國尤惓惓於齊梁以其國大時勢便以德輔之易有爲也嘗之宋之薛之魯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悅焉及卽位以禮聘孟子至滕爲陳爲國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獨滕文公知尊用孟子然國小間於齊楚數被兵故不竟其用門人樂克數爲魯平公言孟軻之賢公將出

就見嬖人臧倉以後喪踰前喪爲愆於禮義沮君勿見公  
遂不果來樂克以告孟子以爲是乃天也臧氏子焉能使  
子不遇哉道旣不行懼處士橫議仁義克塞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崇仁義闢楊墨貴  
王賤霸直指性善以明天命之原推四端示人擴克之要  
究陷溺之由著夜氣之說反復詳盡親切警醒要歸於正  
人心息邪說其微辭奧義皆與大學中庸相發明而集義  
養氣之論尤爲學聖根本列聖相傳之精蘊至孟子而盡  
發焉孟子出處壹守孔子家法嘗論大丈夫曰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足以  
想見其所造矣

昌黎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  
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

通鑑 卷一  
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  
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  
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  
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  
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凡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  
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可謂悞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  
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  
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  
處天地懸隔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

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語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克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與郭仲晦書曰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克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

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答宋深之書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范伯崇書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義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外義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

道統錄  
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答蔡季通書曰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間直是痛快  
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與汪尙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  
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  
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  
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  
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  
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  
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果爲是刻覈之

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  
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又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

與張敬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  
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  
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  
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  
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



道統錄 卷一  
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孟子所自著先生謂二說不  
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  
辭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悞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  
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  
綴輯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道統錄下卷目次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菴

道統錄下卷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全校

周濂溪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  
 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  
 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及桂陽令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  
 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  
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  
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  
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  
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  
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  
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

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  
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  
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  
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  
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  
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  
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  
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

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于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云

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拜當受

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

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

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嘗同朱公掞

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棹曰

棹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

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

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

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云在薄宦有四方之

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詩

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

焉族衆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

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蘇黃二公與之

同時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悞吁可歎已濂溪之

周至今蕃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珣大中大夫母侯氏封  
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祖適  
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塋河南遂爲河南人先生生  
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  
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釧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  
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釧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  
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搦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  
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  
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

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  
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  
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  
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  
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  
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  
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脅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

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  
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  
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  
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俟復現吾職事  
不能徃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  
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盛暑  
多病死亾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  
曰吾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

道統錄 卷下 七  
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  
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  
畫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欲搖止其事旣而  
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閱月而清江南  
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  
當言之府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  
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  
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爲營處之歲不  
下數百人請於府給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  
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

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  
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  
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  
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  
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  
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  
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  
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



社會爲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詔募粟實邊轉輸苦道遠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所名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嘗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使屢更無不從者先是民憚

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踰年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爲中允權御史裏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名對之日從容諮訪

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  
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出庭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  
人本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  
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仁宗俯  
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  
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  
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  
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贊嘆以爲得御史

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  
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  
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  
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  
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  
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  
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  
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  
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

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  
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  
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  
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  
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  
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  
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叅政之學如捉風  
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  
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  
石對語安石子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  
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太言曰  
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譏矣先生  
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自  
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  
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  
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  
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  
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  
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又

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  
令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  
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先生以  
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爲京西路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  
識疏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劾屏  
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  
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  
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陬實所甘  
分從之四年改先生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

諫一空時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戢以言得罪乃謁  
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荅  
之先生之鎮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  
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  
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  
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  
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  
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  
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  
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

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决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爾知曹村决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効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决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

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懼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乃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藹矣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

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登對者自洛至問願在彼否連言佳士然不能用也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知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

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隣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

饑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訴寃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

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隣邑民有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調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調去也邑人詣府及司農乞畱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甲歲有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

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瞻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神宗崩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溫同聞之後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以小興衰哲宗卽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



正先生以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墓葬於河南府城南先生資性過人而克養益至和粹之氣溢於面目門人交友從遊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將以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窶僦居雒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中外幼孤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貧者以單禦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張氏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坐了一箇月

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  
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  
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適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濶其蘊則  
浩乎如滄海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  
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其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  
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  
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  
日嘗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了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

人化之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不將天下  
人看龜山曰固是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意先生  
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明道是大賢以上人作用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  
所守

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  
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  
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  
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  
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  
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  
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  
陳所學不報後遊太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

通鑑  
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卽延見處以  
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  
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定四年廷  
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治平二年呂申  
公知蔡州將行薦先生于朝不報元豐八年侍郎司馬溫  
公尙書呂公著畱守韓公絳同薦先生曰竊見河南處士  
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  
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  
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

勉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  
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侍經筵足以發揚  
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  
無一毫之或間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  
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  
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真  
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  
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  
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  
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

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已也復除宣  
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  
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  
筵三事一言上富于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  
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于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至尊儒重  
道之心寅畏祇慎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  
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  
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王不  
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  
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  
國子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  
極詆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  
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  
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  
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  
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  
月再講于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于延和殿

通鑑  
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  
于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  
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  
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  
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  
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  
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  
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  
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  
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

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真宗皇帝  
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于明肅太后夫祖宗尊  
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  
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  
動上意而其爲說常于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  
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已欲惡  
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  
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畢乃進言  
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

道統錄 卷一  
不知學鮮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  
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  
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  
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  
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  
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善先生曰  
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  
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  
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  
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楹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所講書有容字帝藩邸嫌  
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問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  
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  
內官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錄講說後見說着佞人之類皆  
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  
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  
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  
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  
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  
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

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翰林  
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  
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奠  
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于是日  
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  
此禮也衆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  
瞻令具食肉于是或食素或食肉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  
人朱公掞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先  
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朝廷欲以游酢  
爲右正言蘇頌濱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  
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  
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  
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  
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無鄉行  
經筵陳說僭妄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  
恩仇致帝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生  
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劾蘇子瞻館試策問謗訕而雜  
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  
罷說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在職且上奏曰臣  
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



三年先生再乞致仕不報五年正月以下大中公憂去位  
七年終喪三省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  
子監蘇子由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  
召先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  
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先生未拜命以疾乞醫  
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國  
子監專主教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職紹聖四年先生  
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  
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  
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  
來迫遣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  
許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  
贖金百兩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贖行皆  
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  
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口是行也良佐知之  
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  
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  
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  
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  
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

與之言父老不顧而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于是

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于是遷居于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淡故所

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先生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尹彥明日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絀素冠巾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王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

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細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于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澆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間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于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侯仲良言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坐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于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于天與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却甚校計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于北巖稱爲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

道系金系 卷一  
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浚耻

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尤尊禮先生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雖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當時禮敬如此

朱子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棄事事皆從他做去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或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非伊川可及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未到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貴

薛文清曰程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居從不從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狗之哉

卷下  
正言堂

其書自以解之

韓文公曰野吟為翰官以三升之士望其以終不終

文殊梁之和味齋昔希據味其貴

宋于贊曰賦圓映之雖直學平矣每于氣也大矣亦

味未匪

適于五十下高舉非以河文吟以東然隨其

###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迪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虔守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歸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于先生為

直充錄  
卷下  
正言堂

道統錄 卷下  
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因  
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是  
時先生業已擁皋皮坐京邸中說易矣聽從者衆先生謂  
之曰向所與諸君說者皆亂道今二程淡明易理吾不及  
也汝輩可師之遂撤皋皮輟講久之而學益明未第時文  
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禮  
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  
遷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  
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  
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  
于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民因事至  
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曾聞否聞則已否  
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俗用  
丕變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至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  
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  
法語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帥蔡公  
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悉咨竝塞之民常苦乏食  
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  
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  
人爲便熙寧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



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  
名對訪問上卽命名見上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  
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  
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  
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失統爲舉朝所  
沮短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  
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孰  
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  
合寢不悅旣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  
程純公顯時爲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  
得名對加獎中外翕然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  
意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西歸  
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地僻有田數百畝以供  
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處之益安移疾屏居南山  
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  
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  
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如聖人而後已初人  
有未及者先生不輕與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  
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

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竝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糲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倡之也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行而無悔故識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末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

東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爲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修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于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于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名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淡知先生者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

通系金  
下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乃知道之終不可行也郊廟之禮禮官王之先生亟欲正之而終莫之助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其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于數年致思之所得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觸類廣之將有待于學者會有疾告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年五十八惟一甥在側囊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來奔哭之哀經賻襚始歛歸殯以葬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先生恬于進取乞加贈詔賜館職半賻先生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

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先生墓在郿縣宋封郿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

楊龜山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恐其流于兼愛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用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欲人推而行之卽是用也程子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大要近理若西銘原道之宗祖也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甚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或問西銘何如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大矣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常多肯言及治體者未有如子厚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多又曰學者天資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此笑其書信取之嗚示非觀也

曰早銀絲吳淵進制等與婦卓出一變至後世其文則  
文似參又曰學皆天資高似學問豈非不立且其學  
亦子曰即前之學於容爾未之知命其來之學皆心也

朱晦庵

先生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齋公之子朱姓為新安婺  
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  
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因尉尤溪報罷高宗  
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邑之溪南鄭氏宅後寓崇安縣又  
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公指  
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  
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羣兒嬉  
獨至沙上畫八卦默坐端視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  
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饒州



道統錄 卷一 三十一 正言堂  
病亟屬先生曰藉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  
彥中子暈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  
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  
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佩服劉致  
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卽厲志聖賢  
之學旣博之經史又遍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  
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七年貢於鄉十八年舉進  
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  
安縣主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  
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口與  
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於羅  
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韋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  
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又曰好古樂  
義無與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真  
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秩滿歸同安人思  
之立廟祀於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  
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有托  
抑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  
生上封事其畧曰聖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  
不熟講朝政雖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

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

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聖人制馭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黨議序三年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疏言旣不行累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極其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  
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  
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創立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  
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鑑綱目成  
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  
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為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  
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  
曰是以退為進也又力辭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  
近思錄送東萊至廣信鵞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  
九淵劉子澄清之會於鵞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  
罷子靜更欲與先生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  
之各歸先生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孝宗淳熙三年龔茂  
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秘書郎先生力辭會有言虛名之  
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即從其請改註主武夷山冲佑  
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本義成五年史  
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先生自同安歸奉祠  
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累心始受命至南康懇惻  
愛民如子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  
為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  
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申嚴隣封遏糴之禁

選擇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書院遺趾奏復其舊奏乞賜勅額立濂溪先  
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  
難誘誨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旌  
孝子熊仁瞻之間陸子壽來訪明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  
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  
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病賦重民間特  
以爲苦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  
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  
無復流離漂蕩之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  
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  
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私邪之路然後可  
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冬  
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作卧龍庵祠諸葛武侯  
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墓志先生請子靜  
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  
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  
先生書之尋以講義刻於石又謂切中學者浚錮之病夏  
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月呂東萊卒先生

爲位哭之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旋  
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  
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已艱食卽  
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  
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  
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當而近者或倖免與君子  
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  
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  
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  
而致異先生初拜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米

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  
山澗谷附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於戢盜捕蝗興濬水  
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  
九年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  
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於諸路又條奏諸州利病毀秦  
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家得遷江西提刑未  
行先生行部至台民訟之者紛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  
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奪其新命  
授先生先生謂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  
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奉祠御史陳賈又奉時相王淮

意疏毀道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  
精舍成先生還自剡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  
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治求  
仁之功而浚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  
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  
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兪孫應時輩言之十三年  
易學啟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  
崇慶宮奉祀六月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  
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  
制錢起於宣和用兵今宜豁除未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  
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閑蠖濩之  
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  
今以在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則敬以充之  
不使其少有壅闕此爲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  
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之間無不以是  
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  
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於路者謂正心誠意爲  
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  
可回互而欺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  
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曹覲

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林栗亦坐貶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先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意將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侮抑私恩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攘十事以為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為邪氣者

先生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士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時光宗初政以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

之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耻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處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謂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擘諸利病甚悉且悉究丈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翁翁稱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使孟子要略成又辭廣西經畧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峒獠擾蜀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湖湘寧息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卽位上在潛

邸聞黃裳言朱熹爲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官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章閣侍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立忠節廟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宮便殿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

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澆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  
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  
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  
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  
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  
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  
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

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  
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  
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  
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  
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  
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澆惡之爲戒者切  
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  
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  
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



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  
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  
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學艱  
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覃  
恩轉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  
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  
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復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  
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  
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  
太皇太后爲親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  
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  
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  
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  
亦爭鬪不可詔依煥章閣侍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侂胄又  
誣丞相趙汝愚不軌謫永州丞相既逐朝廷大權悉歸侂  
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  
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  
人以為賈禍極諫蔡沉請以筮決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  
取藁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  
釋祭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寧

宗慶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郎六月侂胄申禁僞學十二月  
依舊充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  
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  
紘未達時嘗謁先生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  
祖共論先生十罪葉翦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乞  
將語錄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  
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竄於春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慟  
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浚甫抵其  
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  
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罷鴻慶宮祠省劄至先  
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略起  
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旣去侂胄勢大振善類斥逐無  
遺鄙夫儉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稍以僞名  
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  
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  
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  
生笑而不答是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  
集書傳授蔡沉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  
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

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先生寢疾已未尚爲諸生講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沉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有進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托寫禮書又書黃幹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畧行開具逐款條目書示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踈略問儀禮乃額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生以先生不薦之有舊憾不以沒聞朝廷故仍以文華殿侍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計告所至從遊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避也自先生沒侂冑志氣驕溢排擯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二年侂冑伏誅嘉定元年賜諡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門人黃幹爲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

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淡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於世先生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沒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功尤苦竟未能脫藁生徒問答則後學所裛輯也又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一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

同志之議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清獻公今祀稱先儒朱子從祀孔廟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縣九峰山下子二人埜在皆賢今新安考亭各蔭博士一員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蓋予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闡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薛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濂洛關閩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不可一日不尊舍此而他學者非也又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在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之師弟議論著述乃可成傳註故孔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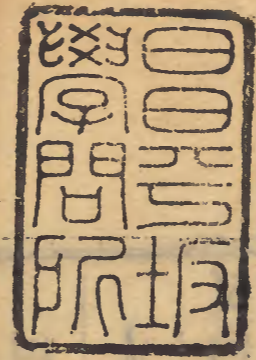
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

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

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四

海而俗學異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聖學' and '大道']*

